

汉语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的习得研究^{*}

——兼论“超集—子集”关系与可学习性

赵 杨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要 就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而言,英语和汉语存在“超集—子集”关系:英语允许非宾格动词转换为使动动词,而汉语不允许;英语既有以主语为经验者的心理动词,也有以宾语为经验者的心理动词,而汉语只有以主语为经验者的心理动词。本文通过可接受性判断测试和组句测试,对英语学生习得汉语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进行定量研究,并通过对测试结果的分析,对“超集—子集”关系与可学习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非宾格动词 心理动词 使动 习得

○ 引言

英语中既有带一个论元的非宾格动词,也有能够转换为使动动词的非宾格动词;既有以主语为经验者的心理动词,也有以宾语为经验者的心理动词。与英语形成对照的是,汉语只允许带一个论元的非宾格动词和以主语为经验者的心理动词,不允许非宾格动词转化为使动动词,也不允许心理动词以宾语为经验者。就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而言,英汉两种语言存在“超集—子集”关系。本文以生成语法为框架,探讨这两类动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句法表现,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对汉语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的习得情况,进而探讨“超集—子集”关系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一 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

1.1 非宾格动词

根据非宾格假说(Perlmutter 1978),不及物动词可以进一步划分为非宾格动词(如“碎”)和非作格动词(如“跳”)。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主要区别有三点。首先,所带的名词短语在深层结构的位置不同:非宾格动词所带的名词短语处于宾语位置,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名词短语处于主语位置。其次,所带名词短语的论元角色不同:非宾格动词所带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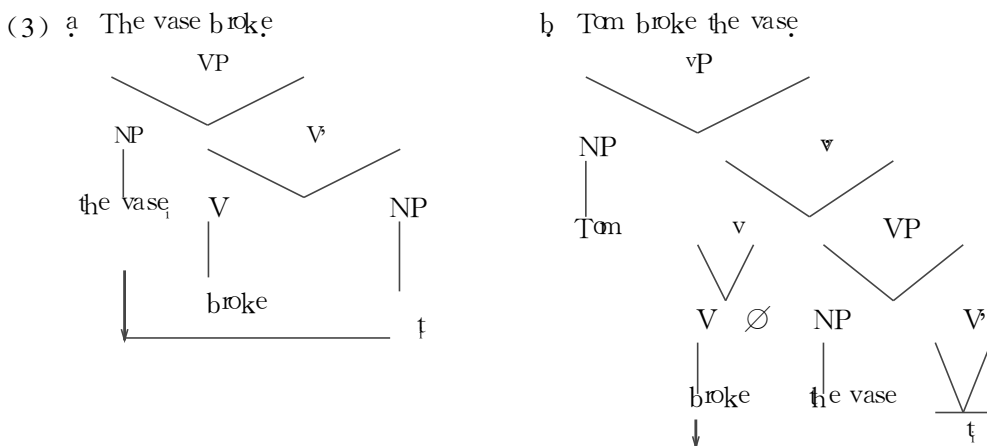
^{*} 本文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大幅修改而成。感谢《世界汉语教学》两位匿名评审人对文章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中错误由笔者本人负责。

词短语是受事论元, 非作格动词所带的名词短语是施事论元。再次, 事件结构不同: 非宾格动词表示的是“有界”行为, 非作格动词表示的是“无界”行为(关于“有界”和“无界”的定义和讨论, 参见 Tenny 1994)。总之, 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既决定于语义, 又表现于句法。一方面, 从语义上可以判断一个不及物动词是非宾格动词还是非作格动词; 另一方面, 这两类动词有不同的句法表现。(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2005)

英语中的非宾格动词, 可以分为三类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有的表示“改变状态”, 如例 (1 a) 中的 *break*; 有的表示“改变位置”, 如例 (1 b) 中的 *arrive*; 有的表示“存在或出现”, 如例 (1 c) 中的 *happen*。其中表示“改变状态”的非宾格动词可以转化为及物动词, 表示使动, 意思是“使……改变状态”, 如例 (2) 所示。

- (1) a The vase *break*_s
 b Three men *arrive*_d at the school
 c A terrible thing *happen*_ed yesterday
- (2) a The vase *break*_e
 b Tom *break*_ed the vase

这两类动词的句法形式可以分别用 VP(动词短语)和 VP壳 (VP-shell)来表示。非宾格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 而由非宾格动词转化而来的使动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壳(有关 VP壳的讨论, 详见 Larson 1988, Chomsky 1995), 如例 (3) 所示。



例 (3 a) 是 *break*_s 作为非宾格动词的句法结构, *break*_s 的内部论元 *the vase*_i 在深层结构上处于宾语位置, 在表层结构上移至主语位置。例 (3 b) 是 *break*_e 转换为使动动词的句法结构, 作为 VP 中心语的 *break*_e 受到位于上一级 vP 中心语位置的、没有语音形式的使动成分 v 的吸引, 移位至此并与之合并而成为使动动词。非宾格动词与由其转化而来的使动动词的区别, 就在于前者的句法结构是 VP 后者的句法结构是 VP 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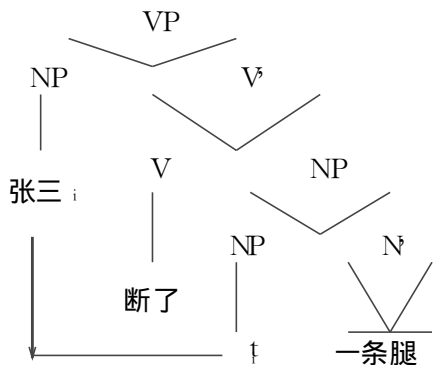
与英语不同, 汉语中表示“改变状态”的非宾格动词(如“断”)的论元可以移至主语位置(见例 4 a), 也可以保留在宾语位置(见例 4 b)。虽然从表层结构上看, 这样的动词可以带宾语, 但是这样做是有条件的。(Yu 1995; Yuan 1999) 条件之一是, 主语和宾语必须有领

属关系^①,如(例 4 b)中的“一条腿”只能是“张三”的“一条腿”,如换成“一条桌子腿”(见例 4 c),这句话就变成了不合语法的句子。条件之二是,宾语必须是非限定名词。如果是限定名词,也会产生不合语法的句子(见例 4 d)。

- (4) a 张三的一条腿断了。 b 张三断了一条腿。
c *张三断了一条桌子腿。 d ?张三断了那条腿。

例(4)说明,尽管有些表示“改变状态”的非宾格动词在表层结构上可以带宾语,但是它们并不能自由选择宾语论元,也就是说,它们不具备及物动词或使动动词的全部特点,投射到句法上的也不是 VP壳,而是 VP (4 b)的推导式如(5)所示:在深层结构上,“张三”和“一条腿”在受事论元的位置上生成,在表层结构上,“张三”移至主语位置,但移位并没有改变它的论元角色,它仍是受事,而不是施事,是“断”的行为影响到的实体,而不是这一行为的发起者。

(5)张三的一条腿断了。



汉语非宾格动词的非使动特征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得到检验。有的学者(如 Cha^o 1968)认为,“把”字所带的名词短语是宾语,也就是说,只有宾语才能通过“把”字前置,形成“把”字句,如例(6)所示。然而,非宾格动词所带的宾语论元不能通过“把”字前置(见例 7)说明它们所带的宾语论元与那些及物动词所带的宾语论元有所不同,进而说明汉语非宾格动词不具有及物动词或使动动词的全部特点。

- (6) a 张三卖了自行车。 b 张三把自行车卖了。
(7) a 张三断了一条腿。 b *张三把一条腿断了。

单个动词在汉语中不能表示使动,汉语使动往往通过述补结构来表示^②,如:

- (8) a 张三踢断了一条桌子腿。 b 张三打断了李四的腿。

综上,汉语非宾格动词不能转换为使动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而不是 VP壳。

1. 2心理动词

① 非宾格动词在一些较固定的结构中也可以带宾语,如“张三断了李四的后路”中的“断”。不过这种用法受到的搭配限制比较多,比如,同样是“断”这个动词,“游击队断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听起来就不自然。在成语中,非宾格动词带宾语的现象比较常见,如“沉鱼落雁”中的“沉”和“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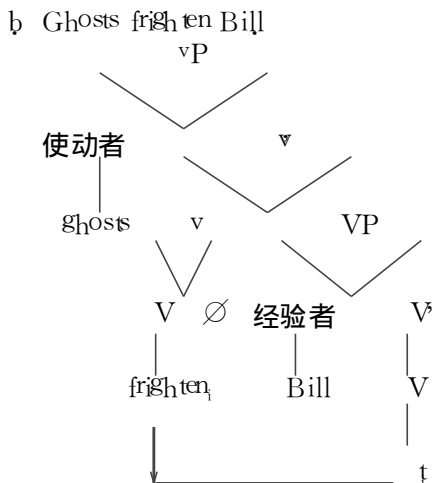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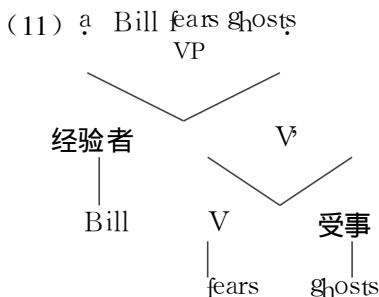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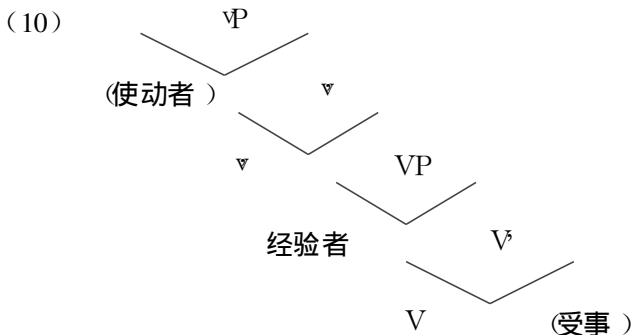
② 有关述补结构的类型、句法结构及语义结构,请参见 Li & Thompson (1981), Huang (1992), Li (1990, 1993, 1995)以及 Tang (1997)。

心理动词即表示心理感受和反应的动词, 如“喜欢”“兴奋”等。

英语有两类心理动词, 一类以主语为经验者, 称为主语经验者动词, 如例 (9 a) 中的 *fear*; 另一类以宾语为经验者, 称为宾语经验者动词, 如例 (9 b) 中的 *frighten*。

- (9) a *Bill fears ghosts*
 b *Ghosts frighten Bill*

心理动词能够指派两个论元角色, 一个是经验者, 另一个或是使动者 (处于主语位置) 或是受事成分 (处于宾语位置), 如例 (10) 所示 (Pesetsky 1995)。在深层结构上, 宾语经验者动词和主语经验者动词都是 VP 的中心语, 区别在于, 前者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 壳, 动词受到位于上一级动词短语中心语位置的、没有语音形式的使动成分的吸引, 提升至该位置并与之合并, 从而成为使动动词, 如 (11 b) 所示。与宾语经验者动词不同, 主语经验者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只是 VP 而不是 VP 壳, 如 (11 a) 所示。



汉语缺少宾语经验者动词。与英语宾语经验者动词 *excite please tire bore* 等相对应的动词 (即“兴奋”“高兴”“累”“烦”等) 在汉语中是静态动词或形容词^③, 可以主语为经验者, 但

^③ 由于汉语绝大多数形容词都可以作为动词使用, 形容词和动词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晰。赵元任 (Chao 1968: 88) 把形容词看作是动词的一种 (a species of verbs), Li and Thompson (1981: 141) 把形容词称作“形容词性动词” (adjective verbs)。

不能用作使动动词(见例 12)。有些动词,如“烦”和“累”,在某些情形下可以带充当经验者的宾语,但是这样的用法是有条件的。它们只能用在一些结构比较固定的短语里,一旦短语结构出现变化,由这些动词构成的句子就成了不合语法的句子,如例(13)和(14)所示^④。也就是说,汉语缺少英语中那样可以自由运用的宾语经验者动词。从句法上看,汉语心理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 而不是 VP壳。

(12) a 听到这个消息,张三很兴奋。

b *这个消息兴奋了张三。

(13) a 别烦我。

b *张三昨天烦了我。

(14) a 这种事真累人。

b *这种事累了人。

为什么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在英语和汉语中具有不同的句法结构呢?这是因为,这两种语言的基本义素融接模式不同(Juffs 2000)。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分解为基本义素,如“事件”“状态”“方式”“地点”“特征”等,这些基本义素可以跟不同的功能(如“转变”“使动”等)相结合,从而构成一个词的意义。比如,在英语中,excite一词的词义就是由基本义素“使动”“转变”和“状态”构成,换句话说,这些义素可以融接在excite一词中。但是“兴奋”在汉语中包含“转变”和“状态”两个基本义素,与excite不同^⑤。这种差异往往会给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学习困难。

④ 本文的一位评审人指出,单音节词如“急”“醉”“伤”“累”“烦”等都有两种句法表现。笔者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以下是有关义项和例句:

急——② 劬 使着急;火车快开了,他还来,实在~人。

醉——醉人:劬 ① (酒)使人喝醉;这酒度数虽不高,可爱~。②使人陶醉;春意~|~的音乐。

伤——② 劬 伤害;损害;~了筋骨|出口~人|~感情。

累——② 劬 使疲劳;使劳累;眼睛刚好,别~着它|这件事别人做不了,还得~你。

烦——② 劬 使厌烦;我正忙着呢,你别~我了。

在这五个单音节词中,“急”“累”“烦”三个词确有使动用法,“醉”在单字条目下,没有表示使动的义项,但是在多字条目下有“醉人”一词。“伤”也没有表示使动的义项,但可以说“伤人”,也可以说“伤感情”。正如笔者在正文中所说,尽管上述一些词语有使动用法,但这一用法已经受到很大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不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宾语经验者动词。比如,根据笔者语感,以下句子都是不合乎语法的句子。

j *那场大火急了张三。 ii 一杯酒就醉了张三。 iii ? 他那些话伤了张三。

有些学者认为,汉语词汇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一个“去使动化”过程,其结果是古汉语中具有使动含义的单音节动词在现代汉语中逐渐失去了使动用法(Li & Thompson 1976),因而只能表示状态(state)、行为(activities)或结果(result),而不能表示完结(completion)或达成(achievement)意义。如果以上观点正确,那么上述动词在一些搭配中的使动用法,可以归结为古汉语使动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残留。

⑤ 严格讲,两种语言中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极少:excite与“兴奋”,break与“断”或“碎”不能相对应。即使是专有名词,不同语言赋予的含义以及具有的搭配能力也有所不同。虽然如此,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来学习第二语言仍是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常用的学习策略,中介语中的一些偏误也由此产生。

二 超集—子集关系与可学习性

从宏观来说,可学习性理论是有关学习者如何由初始状态语法向目标语语法发展的理论。(Pienemann & Hakansson 1999)它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另一个是语言习得的发展问题。

一些语言知识太抽象、太复杂,只凭借有限的输入材料是学不会的,而学习者的语言知识恰恰就在这样的输入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这就是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Homstein & Lightfoot 1981)。生成语法认为,语法知识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内在的、由人类基因决定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语法知识就是普遍语法。输入材料只是激活了这些知识,使之具有了某种具体形态,形成某种语言的语法。

第二语言习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法知识有些很微妙、很抽象,也是输入材料无法提供的。按照生成语法的解释,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中包含输入材料以外的特征或不同于第一语言的特征,就只能假定普遍语法的存在,因为这样的特征只能来自普遍语法(White 2003)。与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相对应的就是普遍语法的一些原则,如空语类原则、约束原则等。

语言习得的发展问题关注的是学习者语法如何由一种状态发展为另一种状态。第二语言学习者要形成一定的语言能力,首先必须能够对输入材料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层面进行分析,然后赋予这些材料以某种结构,形成第二语言的语法,不管这种语法是否达到了本族语者的语法水平。但是,学习者的输入材料中,只有正面证据,说明哪些结构是符合语法的,但没有负面证据,说明哪些结构是不合语法的。在这样情况下,学习者的语法知识又是如何发展的呢(Pullum 2003)?语言习得的发展问题探讨的就是输入材料的处理机制和表现机制,关注的是语言的学习原则。

子集原则就是这样的学习原则之一(Wexler & Manzini 1987),也是可学习性理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子集原则在子集条件下(见图1)发挥作用:Y是子集,X是超集,Y语法包含在X语法内,但X的有些语法结构是Y语法所不允许的。子集原则的大意是,学习者往往以子集语法规则(即图1中的Y)为起点,先构建比较保守的语法。之后,以正面证据为基础,逐渐包括超集中的语法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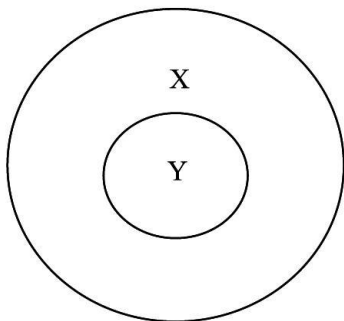


图1 两种语法的子集条件(White 1989: 145)

子集原则被认为是第一语言的学习原则,对第二语言习得未必适用。但是,如果第一语言语法和第二语言语法之间存在“超集—子集”关系,对第二语言习得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White 1989 b),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第一语言语法是子集, 第二语言语法是超集。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语言输入材料中的正面证据, 能够促使中介语语法重新设定参数, 使之与第二语言语法相一致。另一种情况是, 第一语言语法是超集, 第二语言语法是子集。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第一语言迁移的影响, 学习者往往首先采用超集的语法结构和规则 (White 1991)。由于第二语言输入材料中没有促使参数重设的正面证据, 参数重设需要通过语法教学或更正错误过程中的负面证据来实现, 这不是不可能的 (Toth 2000, Šabakova 2002), 但是要比通过正面证据重设参数困难得多 (Trahey & White 1993)。换言之, 如果第一语言语法是超集, 第二语言语法是子集, 在语言迁移影响下, 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语法的难度要大得多。

三 研究问题、测试工具及试验对象

3.1 研究问题

如上所述, 英语既允许带一个名词短语的非宾格动词, 也允许非宾格动词转换为使动动词, 既允许主语经验者心理动词, 也允许宾语经验者心理动词。汉语只允许带一个名词短语的非宾格动词, 但不允许其转换为使动动词; 只允许主语经验者心理动词, 但不允许宾语经验者心理动词。在汉语中, 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在英语中, 非宾格动词和主语经验者动词投射到句法上的是 VP 壳。就这两类动词而言, 英语和汉语构成了超集—子集关系, 英语是超集, 汉语是子集。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 1)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 在输入材料缺乏正面证据的情况下, 能否习得汉语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的非使动特征? 2) 在汉语中, 这两类动词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既然如此, 学习者对这两类动词的习得进程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 为什么?

3.2 测试工具

为了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笔者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进行了测试, 测试工具有两个, 一个是可接受性判断测试, 另一个是组句测试。

3.2.1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

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 笔者选取了两个与非宾格动词有关的句式和两个与心理动词有关的句式, 如例 (15) 和 (16) 所示。在与非宾格动词有关的两个句式中, 例 (15 a) 包含一个非宾格动词, 其所带名词短语已经提升至主语位置; 在例 (15 b) 中, 该非宾格动词被用作使动动词, 由于汉语不允许非宾格动词转换为使动动词, 此句式不合语法。在与心理动词有关的两个句式中, 例 (16 a) 是一个包含有主语经验者动词 (或形容词) 的句子, 在例 (16 b) 中, 该词被用作宾语经验者动词。由于汉语不允许宾语经验者动词, 这样的句子不符合汉语语法要求。

(15) 非宾格动词

a 李四的花瓶碎了。

b *张三碎了李四的花瓶。

(16) 心理动词

a 听到这个消息, 张三很兴奋^⑥。

b *这个消息兴奋了张三。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采用量表式, 每个句子后面附有一个量表(如下所示), 要求被试就此句的可接受性做出判断, 并在量表上明确标出。

-2----- -1----- 0----- +1----- +2

完全不接受 基本不接受 不知道 基本接受 完全接受

在本部分测试中, 每一个句式有三个句子。为防止被试发现测试目的, 问卷中设计了一些干扰句, 测试句和干扰句随机排列。测试句尽量选用最常用的词语, 以免测试结果受到生词影响。为防止疲劳等因素对测试信度产生影响, 测试问卷设计了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中的句子顺序相反。

3.2.2 组句测试

组句测试要求被试用所给词语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 所给词语如(17)和(18)所示^⑦。测试非宾格动词的一组词语包含两个名词、一个动词和“把”字。如前所述, “把”能将被赋予宾格的名词短语前置。如果被试组成了如(17^a)一类的句子, 说明他把像“碎”这类非宾格动词看作了使动动词。测试心理动词的一组词语包含两个名词、一个心理动词和体标记“了”, 用这些词也不能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如果被试组成像(18^a)一样的句子, 说明他把汉语的心理动词看作了宾语经验者动词。如果被试认为不能用所给词语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 要求其在箭头后划“×”, 做出明确表示, 如(17^b)和(18^b)所示。

(17) 非宾格动词

把, 李四的花瓶, 张三, 碎了

⇒ a *张三把李四的花瓶碎了。

b ×

(18) 心理动词

张三, 那个消息, 了, 激动

⇒ a *那个消息激动了张三。

b ×

在组句测试中, 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句式各包含三组同类词语。除测试词语组外, 还有干扰词语组, 所有词语组随机排列。

3.3 试验对象

本研究中的第二语言被试是来自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 汉语控制组来自国内一所大学的在校生。

⑥ 括号里的文字(即例句中的“听到这个消息”)是为被试提供一种语境, 否则测试句太短, 孤立地出现显得有些突然。

⑦ 此项测试的控制性很强, 有人因此可能认为搜集到的语料不自然。笔者在其他类似测试中, 曾经要求被试对所提供的图画进行描述, 以获得所需语料。但是, 由于这一手段缺少控制性, 笔者从中搜集到的有用的语料很少。在社会语言学调查中, 有“观察者悖论”(Labov 1972)。在其他研究中, “自然”和“控制”也是一对矛盾。

在主体测试前, 首先要求所有被试完成两篇完型填空。每篇完型填空有 20 个空, 有汉字和拼音两个版本供被试选择, 要求被试在每个空格内填上一个合适的汉字或代表这个汉字的拼音。两篇完型填空共 40 个空, 满分 40。在第二语言习得文献中, 完型填空被认为是能够反映学习者语言水平的一种测试手段 (Laesch & van Kleeck 1987; Fotos 1991), 笔者据此认为, 完型填空测试的结果, 代表了被试的汉语水平。按照完型填空结果, 英语被试被分为中低组、中高组和高级组^⑧三组。被试信息见表 1。

表 1 被试信息

组别	人数	年龄		学习汉语的时间 ^a	在汉语环境中生活的时间 ^b	完型填空得分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分	标准误差
中低组	26	19—23	20.4	24.1	4.4	15—29	23.2	3.35
中高组	13	20—31	21.4	42.2	6.9	30—33	31.6	1.04
高级组	16	19—36	22.9	45.6	18.6	34—40	36.3	1.92
控制组	28	19—22	20.8	/	/	36—40	38.6	1.29

^a 单位=月; ^b 指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生活的时间, 单位=月

就完型填空所得平均分所做的单向方差分析和配对比较检验表明, 四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3, 79) = 235.101, P < .001$), Scheffé 配对测试显示, 四组中每两组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P < .001$)。这意味着, 对四组被试的测试结果能够反映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 测试结果

4.1 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结果

非宾格动词的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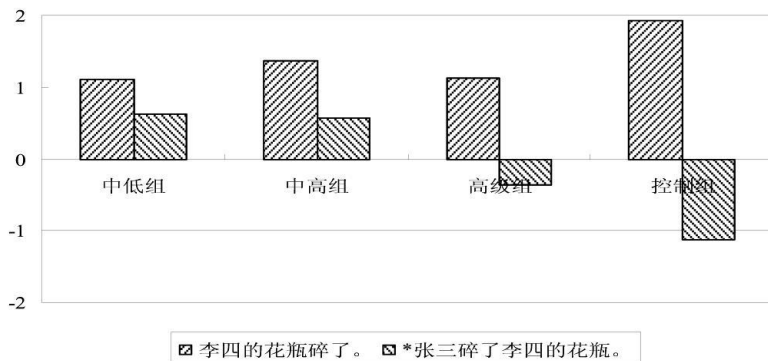


图 2 非宾格动词的两个句式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的平均值

如果我们把平均值 $\geq +1$ 看作是“接受”的水准线, 把 ≤ -1 看作是“拒绝”的水准线, 那么从图 2 可以看出, 三个英语组对非宾格动词句 (“李四的花瓶碎了”) 均表示接受, 对由非宾格动词转化而来的使动句式 (“张三碎了李四的花瓶”) 随着汉语水平提高而愈显拒绝的

^⑧ 在分组的时候, 也考虑到了被试学习汉语的时间和在汉语环境中生活的时间。当然, 在现实生活中, “中级” “高级” 之间的界限, 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

倾向,但平均值仍在“接受”与“拒绝”之间,与控制组形成对照。就此句式的单向方差分析显示,四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F(3, 79) = 15.302, P < .001$),三个英语组在此句式上的表现与控制组显著不同($P < .001$)。

心理动词在可接受性判断中的测试结果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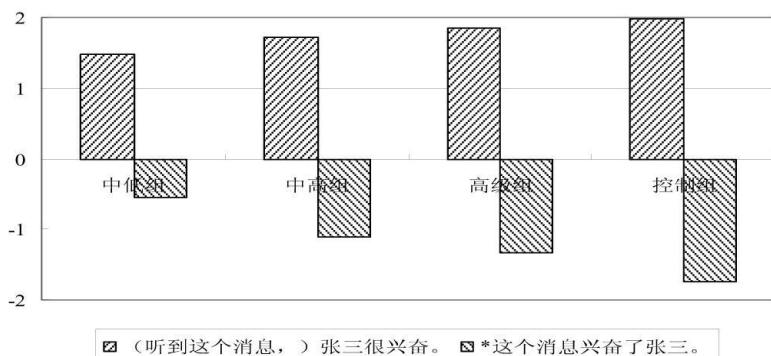


图 3 心理动词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的平均值

图 3 显示,四组被试均接受主语经验者句(“听到这个消息,张三很兴奋”)对宾语经验者句,除中低组的平均值在“接受”与“拒绝”之间外,其余三组均表示“拒绝”。就宾语经验者句平均值所做的单向方差分析表明,四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F(3, 79) = 11.831, P < .001$)。配对比较显示,只有中低组与高级组($P = .015$)和控制组($P < .001$)存在显著差异,其他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中高组和高级组在此句式上的表现达到控制组水平。

4.2 组句测试结果

如前文所述,组句测试要求被试用所给词语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由于汉语不允许宾语经验者动词或非宾格动词转化为使动词,用所给的两组词语都不能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表 2 统计了被试对包含非宾格动词的一组词语的两种处理情况(即表中的 A 和 B)以及对包含心理动词的一组词语的两种处理情况(即表中的 A 和 C)。被试组成的其他类型句子由于超出了本文关注的范围,不在统计之列。这里的“句子”指的是被试对一个句式的三组词语的处理情况,总数为“被试人数 \times 3”。“判断一致的被试”指的是被试对一个句式的三组词语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处理方法。

表 2 组句测试结果统计

组别	非宾格动词				心理动词			
	句子		判断一致的被试		句子		判断一致的被试	
	A	* B	A	* B	A	* C	A	* C
中低组	13 (17%)	54 (69%)	0	15 (58%)	51 (65%)	14 (18%)	11 (42%)	1 (3%)
中高组	9 (23%)	30 (77%)	0	8 (62%)	29 (74%)	6 (15%)	9 (69%)	1 (8%)
高级组	24 (50%)	24 (50%)	4 (25%)	7 (44%)	39 (81%)	8 (17%)	12 (75%)	0
控制组	82 (98%)	0	26 (93%)	0	83 (99%)	1 (1%)	27 (96%)	0

A=被试在所给的一组词语后面划 \times ,表示“不能用所给词语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B=被试将非宾格动词误用作使动词,组出“张三把李四的花瓶碎了”一类的句子。

C=被试将主语经验者心理动词误用作宾语经验者心理动词,组出“那个消息激动了张三”一类的句子。

由表 2 得知, 三组英语被试倾向于用包含非宾格动词的词语造出“张三把李四的花瓶碎了”这样的使动句, 而不是明确表示“不能用所给词语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这一点在判断一致的被试比例上体现得更清楚。中低组和中高组中, 没有一个被试在三组词语上都明确做出否定的表示, 即使在高级组, 判断一致的被试比例 (25%) 仍低于把非宾格动词误用作使动动词的被试比例 (44%)。

三组英语被试对待心理动词与对待非宾格动词表现出很大不同。认为“不能用所给词语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的被试在中低组中占 65%, 在中高组中占 74%, 在高级组中占 81%。判断一致的被试在三组被试中也分别达到 42%、69% 和 75%。这说明心理动词比非宾格动词更容易被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习得。

表 2 展示的是描述统计数据。笔者对组句测试结果进行了数据转换: 如果被试对每组词语采取 A 类处理方法 (即表示“不能用所给词语造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该句被赋予分值“-1”, 表示被试“拒绝”。如果被试采取 B 类或 C 类处理方法, 即将非宾格动词用作使动动词, 造出“张三把李四的花瓶碎了”一类的句子, 或者将主语经验者心理动词用作宾语经验者心理动词, 造出“那个消息激动了张三”一类的句子, 该句被赋予分值“+1”, 表示被试“接受”此类句式。其他情况, 计为“0”值。这种转换方法与可接受性判断测试中的赋值方法具有一致性。按以上分值进行转换后, 计算出包含非宾格动词和包含心理动词的两类句式的平均值, 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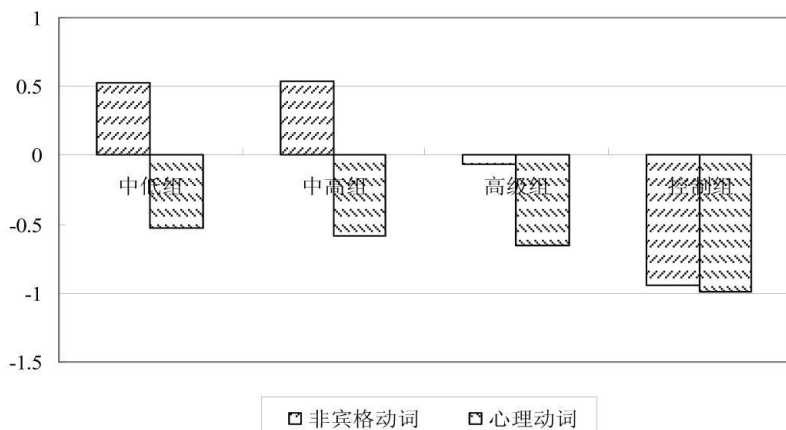


图 4 组句测试结果经过转换后的平均值

从转换后的数据同样可以看出, 三个英语组在对待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上有很大不同: 三组被试都倾向于接受非宾格动词用作使动动词, 不接受心理动词以宾语为经验者。单向方差分析显示, 在非宾格动词上, 四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 ($F(3, 79) = 55.936, P < .001$), 三个英语组与控制组都存在显著差异 ($P < .001$)。在心理动词上, 四组被试也存在显著差异 ($F(3, 79) = 4.534, P < .05$), 但配对比较显示, 显著差异只存在于中低组和控制组之间, 中高组和高级组在心理动词上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这样的结果与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结果完全一致。就这两个句式的平均值所做的配对 t 检验表明, 控制组在这两个句式上具有同样表现 ($P = 1.000$), 但三个英语组在这两个句式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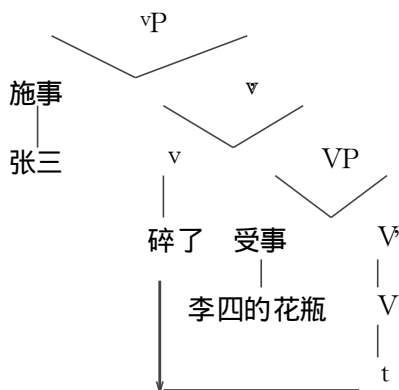
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两种测试手段得到的结果是, 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 能够习得心理动词的句法特征; 也就是说, 他们赋予汉语心理动词的句法结构是 VP 而不是 VP壳。在非宾格动词上, 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与汉语母语语法有显著差别, 他们赋予非宾格动词的句法结构不是汉语语法所要求的 V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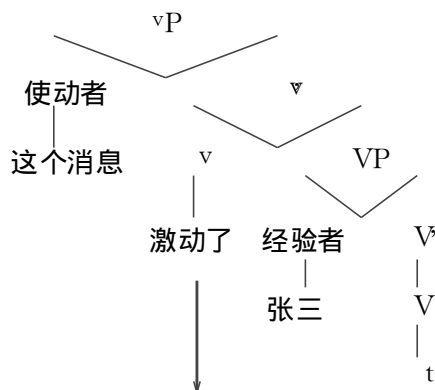
鉴于英语和汉语在这两类词语句法表现上存在的超集—子集关系, 这样的结果展示了一幅相互矛盾的图画: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超集—子集关系, 对第二语言的某个句法现象习得有影响, 对另一句法现象的习得却没有影响。就可学习性来说, 在缺乏正面证据的情况下, 学习者可以就某些句法现象是否合乎语法做出准确判断, 而对另一些句法现象却不能形成准确判断。这意味着, 仅仅根据第一语言语法和第二语言语法之间的超集—子集关系, 并不能准确预测该语法现象的习得难度。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在非宾格动词和心理动词习得上展示的不同步性也暗示着, 超集—子集关系不是影响习得进度的唯一因素, 其他因素对第二语言的习得进程也会产生影响。那么, 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习得进程呢?

首先, 让我们从第一语言迁移的角度设想一下。有些学者认为, 学习者第二语言语法的初始状态是第一语言语法。学习者的二语习得由第一语言语法开始, 然后在普遍语法的指导下, 经过参数重设, 逐步形成第二语言语法 (Schwartz & Sprouse 1996, Schwartz 1998)。前人就母语为英语和土耳其语的学习者对西班牙语使动和非宾格动词的习得研究,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Montuñol 1999)。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的话, 那么英语中宾语经验者心理动词和参与使动转换的非宾格动词的 VP壳结构迁移到汉语中介语中来, 构成汉语第二语言语法的初始状态, 具有如 (19) 所示的句法结构。

(19) a 非宾格动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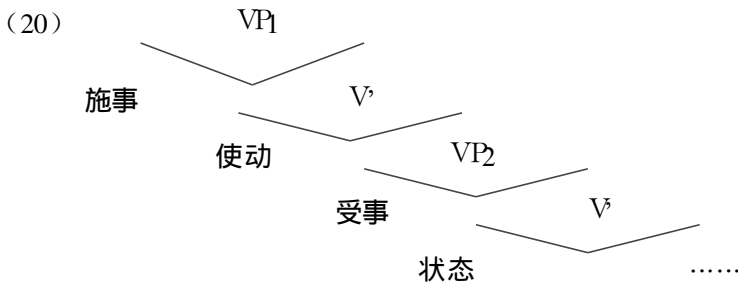


b 心理动词



现在的问题是: 是什么原因促使学习者放弃英语心理动词的 VP壳结构, 却难以将英语中参与使动转换的非宾格动词的 VP壳结构转变为汉语所要求的 VP结构呢?

根据 Hale & Keyser (1993), 自然语言中存在着一个普遍适用的使动模板, 如 (20) 所示。第一语言习得研究 (Pinker 1989, Bowerman 1990) 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Hems Park 2001) 都表明, 儿童和成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往往借助这一模板, 偏误也由此产生。



此外,有些学者(如 Grimshaw 1990: 8)认为,论元之间存在一个由论元的语义特征决定的层级(见 21)。在这个层级中,施事处于最优先的位置。

(21) 施事—经验者—目标 来源/方位—受事

由(19)可知,参与使动转换的非宾格动词的句法结构(见 19 a)与(20)中的使动模板和(21)中的论元层级都相吻合,而宾语经验者动词的句法结构(见 19 b)与使动模板展示的结构和论元层级都有所不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主语的经验角色。参与使动转换的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是施事,是人;而宾语经验者动词的主语是外在的使动者,是事。前者的主语与使动模板相一致,也具有作为施事论元的典型性(即“施事”+“人”)(Grimshaw 1990),而后者的主语是使动者,不是施事(Pesetsky 1995)。如果使动模板和论元层级对习得有影响的话,那么汉语中介语语法就难以放弃参与使动转换的、主语为施事的非宾格动词的 VP壳结构,却容易放弃与使动模板不相吻合的、主语不具典型施事特征的宾语经验者心理动词的 VP壳结构,致使中介语中的心理动词成功实现参数重设。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话,这就意味着,第二语言的词法—句法关系不是不可习得的,但也不是无条件地就可习得的。能否习得,既取决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特点,也取决于一些普遍的语义原则和论元层级关系。

此外,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如例(4 b)中的“张三断了一条腿”一类的句子和“断了后路”之类的比较固定的习语。虽然这些词语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语义和结构限制,但是学习者并不一定知道这些语义限制,从而对这些词的结构和用法过度概括,出现使动错误。以往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使动错误,往往是由于学习者缺乏有关目标语词语的语义知识造成的。(Montrul 1999)

本文的结论是,超集—子集关系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其他因素,如普遍的语义原则和论元层级,对第二语言习得同样有影响,而且影响可能更大。

参考文献

- Bowernan M (1990) Mapping thematic roles onto syntactic functions: Are children helped by innate “linking rules”? *Linguistics* 28: 1253—1289
- Chao Y-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ors S S (1991) The cloze test as an integrative measure of EFL proficiency: A substitute for essays 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Language Learning* 41: 313—336
- Grimshaw J (1990)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le K and S J Keyser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K Hale and S J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ur of Sylvia in Ber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ems-Park R (2001) Evidence of lexical transfer in learner syntax: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causatives by speakers of Hindi-Urdu and Vietname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3: 71—102
- Homstein N and D Lightfoot (1981) *Explanation in Linguistics: The Logical Problem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Longman
- Huang C-T J (1992) 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 In R K Larson, S Javidou, U Lahiri and J Higginbotham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109—147. Dordrecht: Kluwer
- Juffs A (2000) An overview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links between verb semantics and morpho-syntax. In J Archibald (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 187—227. Oxford: Blackwell
-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esch K B and A van Kleeck (1987) The cloze test as 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children considered for exit from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s. *Language Learning* 37: 171—189
- Larson R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392
- Levin B and M Rappaport Hovav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evin B and M Rappaport Hovav (2005) *Argument Re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C N and S A Thompson (1976) Development of the causative in Mandarin Chinese: Interaction of diachronic processes in syntax. In M Shibatani (ed.),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477—4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 N and S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Y (1990)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8: 177—207
- Li Y (1993) Structural head and aspectuality. *Language* 69: 480—504
- Li Y (1995) The thematic hierarchy and causativit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3: 255—282
- Montuol S (1999) Causative errors with unaccusative verbs in L2 Spanish.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5: 191—219
- Perlmutter D M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57—189.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 Pesetsky D (1995) *Zero Syntax: Experiencers and Cascad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ienemann M and G Håkansson (1999) A unified approach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wedish as L2.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383—420
- Pinker S (1989)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ullum G K (2003) Learnability. In W Frawley (ed.), *The Oxfor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431—4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z B D (1998) On two hypotheses of “transfer” in L2A: Minimal trees and absolute influence. In S Flynn, G Marohardjono and W O Neil (eds.), *The Generativ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5—59. Hillsdale NJ: Erlbaum
- Schwarz B D and R A Sprouse (1996) L2 cognitive state and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model.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2: 40—72
- Slobakova R (2002) The compounding paramet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4: 507—540
- Tang S-W (1997) The parametric approach to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L C-S Liu and K Takeda (eds.), *UC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 203—226. Irvine: Linguistics Students Association
- Tenny C L (1994) *Aspectual Roles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Dordrecht: Kluwer
- Toth P (2000) The interaction of instruction and learner internal factors in the acquisition of L2 morphosyntax.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2: 169—208
- Trahey M and L White (1993) Positive evidence and preemption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5 181—204.

- Wexler, K. and M. R. Manzini (1987) Parameters and learnability in Binding Theory. In T. Roeper and E. Williams (eds.), *Parameter Setting* 41—76. Dordrecht: Reidel.
- White, L. (1989a) Universal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hite, L. (1989b) The adjacency condition on case assignment: Do L2 learners observe the Subset Principle? In S. M. Gass and J. Schachter (eds.),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34—1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L. (1991) Argument structur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ournal of French Language Studies* 1, 189—207.
- White, L. (2003)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u, N. (1995)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unaccusative verbs in Chinese. In J. Camacho and L. Choueir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339—35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Graduate Students in Linguistics.
- Yuan, B. (1999) Acquiring the unaccusative/unergative distinc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Evidence from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of L2 Chinese. *Linguistics* 37, 275—296.

L2 Chinese Acquisition of Unaccusative Verbs and Psych Verbs: A Study on the Superset-subset Relation to Learnability

ZHAO Yang

Abstract English and Chinese form a superset-subset relation in terms of unaccusative verbs and psych verbs. English allows causative alternating unaccusative verb, but Chinese does not. English allows both subject-experiencer and object-experiencer psych verbs, whereas Chinese only allows the former. The present paper, using an acceptability judgment test and a sentence-making test involving 55 L2 Chinese learners and 28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s participants, is based on an experiment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unaccusative verbs and psych verbs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It is found that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can acquire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psych verbs but have difficulty with unaccusative verbs. Implications of the experiment are that a subset grammar is acquirable and that other factors may override the superset-subset restriction and play a role in L2 acquisition.

Key words unaccusative verb, psych verb, causative, acquisition

作者简介

赵杨,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兴趣为第二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等。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